



F

凡人一叶

anrenyiye

独自优雅

□姚秦川

每天早
上上班,在经过灞
河边的小公园时,都会看到一群跳健身舞的市民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。他们随着时而热烈时而舒缓的音乐节拍,伸胳膊踢腿。在这群跳舞的人当中,最引人注目的,当数站在队伍最前排的一位老奶奶。看样子,快80岁了吧。

她个头不高,皮肤白皙,戴着一副玳瑁眼镜。她的打扮总是那么的闲适风趣:一袭青色衣裳,一件银灰色的中长裙,肩上配有一条用上好的淡淡的黄色丝绸做成的披风。偶尔,她会将满头银发绾成一个髻,使整个人看上去显得年轻、优雅、清亮。

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,她跳起舞来,幅度并不是很大。比如,许多时候,跳舞的人会随着激烈的节奏,一个漂亮轻盈的转身。可对于她来说,这样的动作显然过于夸张,她总会缓缓地点到为止;再比如,人家跳

舞时,每个动作都会追随每一个节拍,可她好像是由着性子在跳,想抬胳膊就抬胳膊,想伸腿就伸腿。她虽然身在跳舞的队伍中,但更像是一个人在独自跳舞。

由于她站在队伍最显眼的位置,加上她别致的装扮,许多路过的人,都忍不住要多瞅她两眼。有惊奇,有诧异,更多的则是羡慕。

听熟悉她的人说,老人以前是大户人家的女儿,不满包办婚姻,嫁给了一个“穷教书的”,今年已是78岁的高龄了。早在十几年前,她唯一的儿子,一个长相英俊、聪明能干的年轻军官,在一次抢险中不幸英勇牺牲。老人到底流了多少泪水,人们不得而知。大伙只知道,两年前,和她相守相爱一辈子的老伴儿也离她而去了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Y 有此一说

ouciyishuo

养白云

□杨福成

看过很多的水墨画,也看过很多的油画、水彩画,感觉都不如现实中蔚蓝的天空盛开着一朵朵的白云那么美。

如果有时间,如果天气够好,爬到高高的山上,跑到远远的郊外,去看看白云吧。白云是那么的文静可爱,白云是那么的清纯可敬。你看吧,你看吧,你根本看不够。她的羽翼是洁白的,她的肌肤是洁白的,她的心灵是洁白的……浑浊的生活里不会有这么纯洁的尤物,浑浊的眼睛也寻不到比这更美的尤物。

儿时,最喜欢看的也是白云。躺在长满地瓜秧的田地里,我看着云,云看着我,她不害羞,我也不害羞。

心灵都是那么的纯净,怎么会害羞呢?

等长大了,再次回到田地,再次躺在地瓜秧上看白云的时候,感觉白云还是多少年前的那朵白云,而我,已经变了。

眼睛不再那么清纯,变浑浊了,心地也不再那么清纯,变浑浊了,我有了一丝羞意,不敢再直视再面对白云。

好在,白云无心,白云无怨,白云无语,它能宽恕一切歪心眼和坏念头,世间所有的人面对它,都应该是有愧的。

夜深人静,万籁俱寂的时候,总想拿出笔来,画一朵白云,再画一朵白云,可想想,还是算了。

我始终认为,把云画得再像,再好,也不如在心中养一朵白云。

白云好养,不用浇灌,白云省心,不用施肥,只要是块清静地,它就能悠然生长。

一旦在心中养了白云,眼睛就会清透很多,世界就会亮丽很多,歪心眼和坏念头就会少去很多。

在心中养朵白云吧,有了它,即便是在雾霾笼罩的日子里,也能看到一片属于自己的蔚蓝的天空。



谢孔宾谈书法学习要深入地
向现实生活学习,洞察物理,
熟谙人情,融通万象的规律、
意味,积累再积累,深入再深入,
成竹在胸,了无滞碍,一旦发之于
书,自能通神明之德,达万物之
情。唐代李阳冰说:“仰观俯察
六合之际焉,于天地山川得方
圆流峙之形,于日月星辰得经
纬昭回之度,于云霞草木得霏
布滋蔓之容,于衣冠文物得揖
让周旋之体,于须眉口鼻得喜
怒舒惨之分,于虫鱼禽兽得屈
伸飞动之理,于骨角齿牙得摆
摆咀嚼之势。”天圆地方、山
峙水流,日月运行、星辰丽空,
云霞明灭、草木滋蔓……这些
都是大自然的昭示;衣冠文物
的揖让之礼仪,须眉口鼻的喜
怒舒惨的情分,这些又是社会
生活的伦理道德的展现;虫鱼
禽兽的屈伸运动,骨角齿牙的
摆摆咀嚼等,这些又是动物生
理的态势。客观世界的形、势、
情、理、法、度、变化运动规
律等等,都靠书家的感悟而得
其元精意蕴,进而转化为书法
的形质和精神内涵。

由于书家的个性不同,生活
阅历不同,对客观世界的感悟
也有差异,取意也各有侧重,有
人喜欢恢宏雄强,有人喜欢婉
约流丽;有人喜欢清雅静态的
美,以静含动,有人喜欢豪迈苍
浑的动态美,以动寓静。虽然
风格不同,却都有书家感悟的
生命力,所以也各有不同的生
命意趣。

李百忍、谢孔宾的书法都是
走的雄强的路子,有蓬勃的气
势,力能扛鼎。他们的书法都
不甜媚,就像有人问谢孔宾:
“你的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谢孔宾传

□耿立 编著



字为什么写得涩涩拉拉,没有甜味?”

谢孔宾说:我想这大约与我的阅历有关。

在20世纪80年代,谢孔宾曾与李丕显、曹明冉、贾祥伦组成天籁书屋,他们时常聚谈,后来李丕显曾为《谢孔宾书法艺术集》写序。当时李丕显是徐州师大文学院教授、美学研究所所长,是国内知名的青年美学家,深得李泽厚的器重。

李丕显在《谢孔宾书法艺术集》中说:

今日观赏谢公孔宾先生的书法艺术创作,凭着直觉,特别看中了三件作品:一是四字斗方,二是为我所写的送别赠语,三是赵统斌先生为谢公画像赋扇面。几幅作品书体不一,却释放出同样丰厚的形式美。一件斗方,四个大字布于四角,中间以小字点缀。四个大字彼此远隔,既有向外飞动之势,又有向内凝聚之态。单看每一字都是

一完满自足的整体,同时它们又遥相呼应,上下、左右、对角之间紧紧勾连,通体融贯,圆通有致。尤其是中间的小字点缀,犹如有生命力的机心,又如画龙之后的点睛之笔,化空旷远融而为充实圆满,化孤立凝定而为有机融通的生命体,为字幅带来灵动之气,洵为以线的流转变幻、飞动组合奏出的生命的乐章。以我的孤陋寡闻,尚少见这样的章法布局,这不能不说是匠心独运的创造。

我和孔宾兄相交多年,总觉得他每每都是从大处着眼,具有大而化之的胸襟和气度,注重技巧而不拘泥于技巧,着意于笔画而不为笔画所困囿。他统观全局,以大化小,由笔画技巧升华到意境经营,这才越来越向着大手笔拓展了去。苏轼主张“胸有成竹”,郑燮认为画竹亦可逐节而为之,两者各有道理。但苏轼的说法之所以流传更为广远,显然是因为意在笔先、大而化之、

全局观念之类更多优长之处。大约多是得力于此,书法家创造出新的“结构”,新的“结构”爆发出相应的功能效应,所谓丰厚的形式美信息即其表征也。

形式美美在形式,而又不止于形式。形式美的形式中凝定着深邃广博的蕴涵,生发着悠长幽秘的意味。谢公特意为我写的临别赠言透出又一层信息——“亦真亦幻,亦幻亦真。真到幻处真亦幻,幻到真时幻亦真。穷真之微妙,遑究其情理,岂不幻乎?精幻之由生,还魂魄于物态,岂不真乎?……老庄、孔孟之蝉蜕龙变、奇怪恍惚,非此而何也已!”在这里,学术与书艺血脉交通。赠言之于我和我的学术,颇多偏爱谬赞,还赠予谢公和谢公书艺,不是更为贴切允当吗?

就这样而论,确乎需要一方面穷究真之微妙及其情理,似乎由真入幻;一方面精研幻之由生而还魂魄于物态,仿佛由幻入

真。如此循环上进,主体高扬,人格提升,近乎无滞无碍,神游造化、物我为一的境界,获大智慧。果若能够师承老庄、孔孟又出乎老庄、孔孟,犹如蝉蜕龙变,迷离恍惚,那真是“亦真亦幻,亦幻亦真,真到幻处真亦幻,幻到真时幻亦真”了。

就书法艺术而论,何尝不是如此呢?单说学与创的关系,就该进达真幻、幻真之境。一方面要师承古人,如杜甫所云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,一方面又要超越古人,甚至不断地超越自己,时时独创新意,任如蝉蜕龙变、迷离恍惚、真幻浑化、幻真莫辨了。比如那一幅陆游的《草书歌》,融化了汉末魏碑的笔意而又化出自己的气韵,不板不滞,结体布势、落笔出毫带板桥之风,却又严谨内收,奇而不怪;颜体的浑厚和柳体的飘逸,鲁迅的圆通和郭沫若的潇洒,都有那么一点意思,却又说不清潜藏于何方。借用刘勰的话说就是:“操千曲而后晓声,观千剑而后识器。”艺术家的自由录下了他的心音:“颜柳欧赵各有妙,我写我心亦通神。承前启后发新葩,耻向世俗献媚心。”

历史上有张旭观公孙大娘剑器舞,而书艺大悟大进的佳话。书法艺术并不模拟具体的物态人事,不能具象地反映特定的自然和人生,然而却可以从物象的变幻、人间的纷纭中得到启迪,得到感悟,提炼那线的艺术,构筑纸上的音乐和舞蹈,传达出物的神韵,人的品性。

39